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

通天之路

格鱼◎著

綫裝書局

通天之路

格鱼◎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天之路 / 格鱼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2.10

ISBN 978-7-5120-0700-0

I. ①通… II. ①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143 号

通天之路

作 者: 格 鱼

责任编辑: 杜 语 李津红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目

录



01 初露锋芒 / 001

安在涛的稿子很快就切合了路庚的意图,这才才有了安排安在涛继续做后续深度报道的批示。而安在涛的这篇稿子,只要继续沿着“批判高架桥”的思路写深写细就完全可以达到路庚的要求。如果不出意外,这篇纵深报道必将因为市委书记的批示而在滨海所有报纸上进行同步发表。

02 渐入佳境 / 036

这小记者究竟有何背景,竟然让省委组织部那个架子甚大的常务副部长陈近南亲自给自己打电话?路庚跟陈近南虽然没有太多来往,但对于陈近南的为人和品性还是颇为熟悉的,他肯为了一个小记者打电话,只能说明他与这小记者关系并不简单。而与其同时,蒙虎也声称接到省里领导的电话——这意味着什么?

03 一举成名 / 076

安在涛的话不多,但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或者说,在座的报社领导们压根儿就没往这里想,会有人敢在这种明眼的事情上搞花样——所谓灯下黑,就是这个道理。出了新闻事故,往往想当然的就认为是记者或者编辑、校对出了问题,毕竟,报社内部人为恶意制造事故,不要说《滨海晨报》,纵观国内报纸历史也未必有这个先例。

04 重磅采写 / 119

夏天农虽然在滨海市的市级领导层中排名很靠后,但毕竟也是副市长,何况最近他深得市委书记路庚的信任,已经充任了滨海市委、市政府拆除高架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地位正在一点点上升。他的女儿进机关,那就是一句话的事情。甚至,都不需要他给经贸委的领导打电话说什么,经贸委方面就会主动将这些事情做好。

05 公开竞岗 / 156

安在涛一怔,他倒是没有想到,胡勇会这么直接地放低身段来恳求自己退出竞争,搞了这么一出,安在涛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但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事关前途命运,自己凭什么要将机会拱手让人?这一次的机会是很难得的,错过这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说实话,安在涛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

06 引火烧身 / 207

刘彦没有想到安在涛一个地级市报的小记者会这么跟她公开“叫板”,面色就有些涨红。她家世甚好,又很有才华,容貌也绝佳,所以处处都被人高看一眼,早就习惯了众星捧月一般的生活,一旦遇到这样一个不服软的青年,她一时间有些莫名的慌乱和愤怒。

07 破格提名 / 246

作为夏天农的女婿，安在涛得到了晨报高层领导的礼遇，几乎每一个领导都对他客客气气，他自然明白是冲着老丈人的面子。赵策分管新闻部和编办，可以说手底下掌握着所有记者的业绩命脉，他的手稍微紧一紧，编办考评的分数就会下降不少——因为这种小事得罪他，很没有必要。所以，安在涛很痛快地就答应下来。

08 步入仕途 / 311

路庚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这个。安在涛成为他的秘书，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重重的因缘之下，才促成了安在涛走进这座常委小楼。当然，路庚心里也是有这种心思的，向滨海政坛上的人宣告夏天农已经是自己的心腹，也彻底封死了夏天农背叛自己向蒙虎“反水”的可能和机会。这一点，无论是夏天农、路庚，还是安在涛，甚至包括省委组织部的陈近南，都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情。

09 山雨欲来 / 355

安在涛走在常委楼阴沉沉的走廊上，心头突然变得有些沉重。此时此刻，他渐渐猜出了几分，路庚似乎是想动真格的了，他要向蒙虎一系的人下手，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经济问题入手。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这滨海上下的头头脑脑有几个是干干净净的？

10 权力重组 / 390

刘彦在滨海搞出了这么大的风波，则是出乎了安在涛的意料之外。在他原本的计划中，等刘彦回去报道见报之后，再反馈到滨海来，正好与路庚的行动进行配合。现在刘彦突然来了这么一出，等于是一根导火索，提前引爆了一个埋藏已久的炸药包。

01 初露锋芒

安在涛的稿子很快就切合了路庚的意图，这才才有了安排安在涛继续做后续深度报道的批示。而安在涛的这篇稿子，只要继续沿着“批判高架桥”的思路写深写细就完全可以达到路庚的要求。如果不出意外，这篇纵深报道必将因为市委书记的批示而在滨海所有报纸上进行同步发表。



烈日当空照，湿热的风拂面而来，安在涛置身在车水马龙、人群往来如梭的街上，记忆的潮水倒卷而回。他的心一凝，嘴角渐渐浮起一丝淡淡的微笑。

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把那往事
把那往事当做一场宿醉
明日的酒杯莫再要装着昨天的伤悲
请与我举起杯
跟往事干杯
……

耳边传来熟悉而又陌生的港台某歌星嘶哑而歇斯底里的歌声，安在涛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俯身看了看手中捏着的一张写满娟秀小字的纸条，他随手一甩，那张纸条随风飘入了路旁的汽油桶状的垃圾箱里。

眼前是一个整洁幽静的小区，四周的红色围墙上爬满了绿油油的爬山虎，间或还有一朵朵红白相间的小巧玲珑的喇叭花。

安在涛轻轻地走了进去。在即将走过门卫室的时候，他的脚步微微一停，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一个身穿类似于88式警服的青年保安推开茶色玻璃的门走了出来。

安在涛知道,这里是市委机关第一生活区,居住的全是市里机关的头头脑脑,闲杂人等未经允许自然是不得乱入的。

他向保安走了过去,定了定神,轻轻一笑道:“同志,我找二号楼三单元二〇一的夏晓雪。”

保安扫了安在涛一眼,“你进来等着。”

保安打完电话,知道眼前这一身书卷气的高大青年是副市长夏天农的女儿夏晓雪的同学,神色、态度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边招呼安在涛在木质的椅上坐下,一边掏出一盒握得皱皱巴巴的红塔山来,微笑着递了过去,“兄弟,抽烟不?”

安在涛接了过来,瞥了一眼手上的这根红塔山香烟,心头微微有一些感慨。刚上大学那年,他跟着同寝室的上海人阿龙学会了抽烟,抽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烟。而到了后来,夏晓雪经常从家里给他带整条整条的精品硬盒红塔山,有时也有包装华美的玉溪,偶尔还会有那种市面上买不到的内供中华。

两个人喷云吐雾的片刻工夫,健谈的保安已经跟安在涛套了个熟络。听着他卖弄着他那些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关于夏副市长和夏副市长千金的逸闻,安在涛轻轻地叹了口气。

他跟夏晓雪是北方大学新闻系的同班同学。那个年月,她是号称北方大学五朵金花之一的大美女,心性高傲独来独往;而他则是校诗社的社长,整天陶醉在汪国真那些缠绵悱恻的诗句里,神魂颠倒不可自拔。

两人悄悄走到了一起,当时可谓是北方大学的一大热门新闻。郎才女貌,堪称绝配,更何况,安在涛本身也是那种高大英俊的类型。

至于夏晓雪为什么会喜欢上他,安在涛事后问了她很多回。但每一回,夏晓雪都笑而不答。问得急了,她才笑嘻嘻地回上一句,“你是怎么喜欢上我的,我就是怎么喜欢上你的。”

一开始,安在涛并不知道夏晓雪的家世,只是知道夏晓雪家里很富有,每回放假都有一辆红旗轿车来接。而夏晓雪似乎也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直到临毕业前的一个月,才郑重告诉他,她的父亲是滨海市副市长夏天农。

同在滨海,但自己只有一个当中学教师的母亲。这样的家世跟夏晓雪比起来,无异于皇室对平民。当时,安在涛的心就凉了半截。

都说毕业是校园爱情的终点站,但安在涛一直觉得,自己跟夏晓雪的恋情不会终结。因为他们同在一座城市,因为他明白夏晓雪对自己或者自己对她的感情,尽管他们只有花前月下,没有海誓山盟。

安在涛觉得自己很优秀,从小学开始,一直到以全市文科状元的高分考入这所老牌的高等学府,他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但是这样悬殊的身世差距,还是

让他感到了一丝丝的寒意。

察觉到他的退缩，夏晓雪没有说什么，只是背转过身去幽幽说了一句，“小涛，如果你敢放弃我，我会死给你看，让你后悔一辈子。”

一身雪白连衣裙的夏晓雪褪去了学生的稚嫩，多了几分成熟女子的妩媚。她盈盈站在门外，兴奋地喊了一声，“小涛！”

安在涛掐灭火红的烟头，缓缓转过身去隔着茶色玻璃门望着眼前那如梦如幻的佳人，心潮涌动，感慨万千。

“晓雪。”安在涛推开房门，轻轻唤了一声。

似是触摸到安在涛心里的激荡和隐忧，夏晓雪心里自是一颤，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颤抖和战栗让她恐惧。之前的喜悦之情随即逝去，取而代之的是惶恐和黯然。她害怕安在涛退缩，更害怕他会受到伤害。

“小涛！”夏晓雪绝美的脸上泪花浮动，她无所顾忌地扑了过来，紧紧圈着安在涛的腰，莫名地哭成了一个泪人，让站在门内旁观的保安看得目瞪口呆。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见了面就哭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不过，保安这回是真正搞明白了，这是一对恋人。

这小子竟然是夏副市长千金的男朋友！保安羡慕甚至是有些忌妒地望着安在涛微微有些颤抖的背影，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扔掉半截烟头狠狠地用脚踩了一下。

两人携手向小区里行去。

天气很是炎热，安在涛却感觉夏晓雪小手的冰凉。

走了两步，夏晓雪突然停下脚步，抬起泪眼迷蒙的俏脸来，认认真真地低声说道：“小涛，你爱的是我，不是我的父母。同样的，我爱的也是你，而不是你的家庭。我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我父母摊牌……小涛，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许生气，不许……”

夏晓雪一连说了几个“不许”。

安在涛心里暗叹了一口气。

“晓雪，你放心吧。”安在涛怜惜地为夏晓雪抹去了眼角残存的泪花儿，用郑重的口气低低说道：“不管怎样，晓雪，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楼道里非常干净，走上二楼，迎面的仍然是那一扇刚刚流行开来的枣红色密封式盼盼防盗门。在夏晓雪开门之际，安在涛眼前甚至浮现起了石青那张从猫眼里往外窥视他的居高临下的贵妇人脸庞。

宽大的客厅，红色的真皮沙发，钢化玻璃的茶几上还是摆着一个盛满香蕉的塑料果盘，迎面的还是那日本进口的原装大彩电。

一切照旧。

夏天农依然是坐在沙发里冷冷地望着他，手里捏着一张报纸，似看非看，似笑非笑，浮现着那种安在涛早已司空见惯了的政客的程式化表情。

石青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身穿圆领棉白T恤、淡蓝色牛仔裤，脚踏一双廉价旅游鞋的高大青年，眼中的鄙夷之色终于还是一如既往地流露出来。

按理说，单从外貌以及学历上看，安在涛也算是青年人中的佼佼者了。但石青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视若琪璧的独生女儿居然找了一个出身小市民而且还是单亲家庭的男朋友。要不是夏晓雪的哀求，她连见安在涛一面都懒得见。

夏晓雪向安在涛使了一个眼色。

安在涛心里苦笑，但脸上是一片淡然的微笑，微微躬身问候道：“叔叔阿姨好。”

夏天农无动于衷，嘴角抽动了一下。

而石青则一晒，冷漠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有什么人？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样咄咄逼人的问题，当年曾让安在涛难堪和无地自容。因为他没有父亲，所以他从一出生开始，就是母子相依为命。后来长大，他才渐渐明白，自己就是那种人人不齿的私生子，一个没有父亲的野孩子。

其实，从小到大，他没少看到过这种歧视的眼神。但他没有自暴自弃，反而用十倍百倍的努力，用出类拔萃的学业成绩换来了周围人群的尊重。

“阿姨，我叫安在涛，家里只有母亲，我母亲是滨海二中的语文教师。”安在涛平缓了一下心绪，恭谨而淡淡地回道。

石青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径自撇下安在涛扭头向厨房走去。

夏晓雪担忧地瞥了安在涛一眼，见他情绪平稳，心里暗暗定了一定，急急拉起安在涛的手，轻轻道：“小涛，走，去我的房间。”

“站住。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石青突然从厨房走出，向安在涛招了招手。安在涛犹豫了一下，松开夏晓雪的手，向石青走了过去。

“你跟我们晓雪不合适，你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懂我的话。”石青冷冷道。

安在涛一怔，继而微笑起来。

“请问阿姨，我们怎么不合适了？”

“门不当户不对，这点道理你不懂？”石青越想越气，皱了皱眉，说道，“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呵呵，阿姨，请问当年您跟夏叔叔结合是门当户对吗？”安在涛想起对于石青夫妇的了解，嘴角浮起一丝揶揄的笑容。

夏天农是普通的平民子弟，石青则是老干部之女，两人同是知青，下乡时相恋。成为石家的女婿后，夏天农才一步步青云直上，从市科协的一个普通干部一直做到了地级市的副市长，当然排名非常靠后，也没有进常委。



赴约

石青显然没有料到安在涛心情如此放松，竟然还“调戏”起了他们两口子。她脸色涨红起来，忍不住低低斥了一句，“你……放肆！”

“阿姨，我知道，我们两家家世悬殊，但我跟晓雪真心相爱，希望叔叔和阿姨不要拆散我们。请相信我，我一定会让晓雪幸福的。”安在涛非常真诚地说道。

石青晒然一笑，“你凭什么让晓雪幸福？我们家晓雪即将出国留学，你能跟去吗？我们家晓雪要住大房子开小车，你能供得起她吗？”

安在涛淡淡一笑，“阿姨，晓雪是不会出国的。”

他回头向夏晓雪瞥了一眼，见夏晓雪投来一抹深情的目光，心里更加坚定。

此时此刻，在石青咄咄逼人、居高临下的审视和鄙视下，他没有感到羞辱，反而心情平静，他一定会争取到原本应该属于他的幸福。不能放弃！他暗暗攥紧了拳头。

“就算是晓雪不出国，你一个平民子弟，怎么配得上我们家晓雪？”

“阿姨，当初夏叔叔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干部，如今不也做了副市长。”

“你怎么能跟老夏相比！”

“为什么不能比？”

“哼！”

安在涛轻轻地跟石青针锋相对地理论着，心头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感到滑稽。只是让他不舒服的是，石青的势利和市侩，实在是有些讨厌。他想不到，温柔似水从无纨绔之气的晓雪竟然会有一个这样的母亲。

“阿姨，我还是那句话，请你相信我，我会努力，我会让晓雪幸福的。”

“笑话！”

“不要说现在，纵然是古代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安在涛笑了笑，毅然说道，“阿姨，我一直在努力，我会一直努力下去，请相信我。”

顿了顿，安在涛又说道：“从小学到中学……一九九四年的全市高考文科状元就是我，而大学二年级我便入党……这些，对于作为学生的我来说，已经证明

了我的努力。”

石青一呆。就算是坐在客厅沙发上静静聆听两人交锋的夏天农也忍不住眉梢一阵跳动。虽然两口子知道能考入北方大学,已经证明了安在涛的学业应该是不差的,但还是没有想到,他竟然是一九九四年的全市文科状元。

夏天农霍然起身,沉声道:“你便是那一年拿了民泰老板一万元奖学金的文科状元?”

安在涛有些自豪地点了点头,回答道:“是的,夏叔叔。”

社会追捧高考状元之风大抵就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安在涛和另外一个理科状元(名叫马燕的女孩)分别获得了某民营企业家的一万块奖学金,这在当时还引起了舆论的强烈震动。因为当时夏晓雪也是高考生,所以夏天农两口子记得非常清楚。

一个状元公的头衔虽然没有让石青改变态度,但她的表情明显缓和了很多。其实,她也并不是真的嫌弃安家贫穷,只是夏家作为滨海市有头有脸的人家,女儿如果嫁一个平民子弟实在是让她很没有面子。所以,她从心底里排斥安在涛。

但听到这孩子如此优秀,又见他外形俊朗,气质文雅,谈吐不卑不亢,无形中产生了一丝好感。

“你的工作可找到了?”石青沉吟了一会儿,继续问道。

大学生毕业国家已不再包分配,自主择业、双向选择早在两年前就登上了高校舞台。安在涛因为学业优秀,且在校期间在各类报刊发表诗歌、散文高达十几万字,深得北方大学新闻系教授孟菊的青睐。在孟菊的推荐下,安在涛跟《滨海晨报》总编辑、北方大学新闻系八六届毕业生黄泽名有了几次会面,互相感觉都不错,想来可以去滨海晨报社谋一份记者或者编辑的生计。

但他的母亲安雅芝却不愿意让他进报社。这两日,她上上下下地活动起来,一门心思地想要给安在涛争取一个进机关的名额。尽管国家已经不再包分配,但相当一部分机关单位还是掌握着少量的编制名额,只要有关系、有单位愿意接受,安在涛就可以在人事局办个手续,成为真正的机关干部,拿上铁饭碗。

“阿姨,我准备到《滨海晨报》上班。”安在涛轻轻说着,突然他的目光落在夏家那高挂在餐厅一角墙壁上的石英钟上,见时钟定格在下午两点整,心里突然一跳:坏了,今儿不正是跟黄泽名约好在报社见面的日子?下午两点半!天啊!

想到这里,安在涛长出了一口气,向石青笑了笑,放弃了继续跟她“战斗”的念头,然后转身跟夏晓雪打了个招呼,“晓雪,我有急事要赶去报社——夏叔叔,我有事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望叔叔和阿姨。”

安在涛匆匆离开夏家，好在《滨海晨报》社距离夏家也就隔着两条马路，他一路奔跑过去，距离跟黄泽名见面的时间还有五分钟。

望着眼前这座晨报大厦，安在涛心情难免有些忐忑，定了定神，他大步走了进去。

《滨海晨报》是新改组成立的都市报，前身是滨海团市委的机关报《青年报》。总编黄泽名借着国内都市报的创办东风，很快便主导《滨海晨报》完成了从机关报到市场报的巨大转变。

滨海的媒体单位不多，除了《滨海晨报》之外，还有三家报社。龙头老大当然是滨海市委机关报《滨海日报》，还有就是《滨海日报》的子报《滨海晚报》和《今日早报》。《滨海日报》是党报，而《滨海晚报》与《今日早报》则依托于母报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强势背景，再加上两报进入市场较早，滨海报业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都被这两家报纸瓜分。

而此时的《滨海晨报》，日发行量不到五万份，暂时还处在起步阶段的惨淡经营状态。

《滨海晨报》所在的这座大厦是团市委一九九六年竣工的办公楼，后来也不知何故，据说是因为风水不好，新上任的团市委书记毅然舍弃了这座大厦，又带着团市委机关搬回了市委大院。

《滨海晨报》走向市场后，这座大厦就以资产的形式注入进来。

说是大厦，其实也不过十二层，后来就渐渐淹没在比比皆是、动辄近三十层的摩天大楼中。六楼，主要是总编、副总编等领导和机关部门的办公楼层；新闻部在三楼；理论信息部、社会部、教育部以及编辑中心，则分别分布在二、四、五、七、八、九楼；广告、后勤、印务、工会等部门，还有报社的活动室、图书馆、会议室等，则零零散散分布在这座大厦的十楼以上。

跟黄泽名的会面很是融洽，安在涛进入《滨海晨报》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事情顺利得让他多少有些意外。而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黄泽名竟然提出让他立即进入角色，先去新闻部实习一段时间。至于手续，晚几天办都没有关系。

站在总编室的门口，安在涛还没来得及敲门，一个穿着米黄色短袖衬衣的中年男子就推开门急匆匆地走了出来。他看到安在涛，打量了他一眼，问道：“你是？”

“您好，我叫安在涛，北方大学新闻系九八届毕业生，黄总编让我来找总编室的赵主任报到。”安在涛脸上浮起一丝淡淡的微笑。

眼前这男子便是他的上司，《滨海晨报》总编室主任赵策。此人为人圆滑，虽然没有多少媒体人的个性风骨，但胜在处事八面玲珑，因而能在总编室主任的位子上一直干了很多年。

“哦，你就是小安娜，好精干的小伙子，我就是总编室主任赵策，你随我来。”赵策好奇地又扫了安在涛一眼，又追问了一句，“你今年多大？”

“二十一。”简短的回答，没有拖泥带水，面子上恭谨，背后是一片淡淡的从容。

“哦？”赵策笑了笑，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在想，二十一岁的小青年就这样稳重成熟，隐隐还有一种饱经沧桑的气质透射出来，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可真是少见啊。

“你随我来。”赵策脸上笑容一敛，郑重其事地说道：“小安，我们报社新闻部最近缺少人手，你是北方大学的高才生，听黄总说你还挺有文采的，这样吧，你先去新闻部实习两天再定岗咋样？”

因为是总编黄泽名引进来的大学生，赵策对安在涛很是客气，并没有摆什么主任的架子。

“好，谢谢赵主任。”安在涛点点头。

“走吧，我带你去新闻部报到。”赵策带头向电梯走去。

三楼，走到楼层的最西头，有一间大型的开放式办公室，起码三百平方米。中间用铝合金隔断隔开，一群男男女女各自坐在自己的电脑桌前赶稿子。

新闻部，可以说是报社的中枢神经系统，每日的新闻报道都是从这里炮制出炉，成员主要是记者，当然，也有几个内勤人员。

赵策干咳一声，“打扰大家几分钟。我们报社新来一位新同事，安在涛，北方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大家欢迎。”

表情不一的男女记者们停下手头的活，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来，稀稀拉拉地鼓了鼓掌。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赵策微微一笑。

一个身材修长、面容艳丽的浓妆少妇笑吟吟地走了过来，“欢迎小安。我叫孙兰，新闻部主任。”

安在涛眉头不经意间地一皱，这个女人的做派让他很不喜欢。

孙兰是当地宣传部某位实权副部长的情妇。因为这一层关系，这个丝毫不懂新闻业务、没有什么业务能力的纺织厂挡车女工，奇迹般地成为了滨海晨报业务部门的主管领导。

但瞬间，安在涛的情绪便稳定了下来。他笑着向孙兰点了点头，问了声“孙主任好”，但眉头还是又暗自皱了一皱，这女人身上那庸俗的香水味，实在是太难闻。

“张纲，新闻部副主任。”

“马晓丽，跑文教卫生。”

“李湘，跑公用事业。”

……

一番熟悉、寒暄之后，安在涛终于坐在了属于自己的隔断里，他被安排临时给负责跑文教卫生系统的马晓丽当助手。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他心里也暗暗兴奋起来，他当上记者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一个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踏入社会的起点上，看到的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可没过多久，安在涛就跟这一群记者混得挺熟。

敲打完新闻稿的最后一个字，马晓丽走到安在涛跟前，伏在他的隔断上，用火辣辣的眼光打量着他。见他对自己视若无睹，依旧在浏览旧报纸，她忍不住有些愠怒，用手轻轻敲打着隔断，“喂喂，小帅哥，一个大美女站在你面前，你看不到吗？”

说完，马晓丽用力一挺胸，超级高耸而饱满的双乳一阵波涛汹涌，差点要从白衬衣扣子后面挤出来。

安在涛还真没注意她，闻言站起身来，呵呵笑了起来，“马——马姐，我这不是正在尽快熟悉情况，争取早日投入工作，也好为你分担一点儿嘛，呵呵。”

他脸上笑着，心里更是笑开了花。

这个马晓丽，看上去有些风骚，其实是一个极正经的女人，就是性情有些泼辣而已。

马晓丽伏在隔断上还想说点儿什么，孙兰从门外走了进来，拍了拍手，“马上到晚饭的点了，大家准备准备一起聚餐，为小安接风。”



改稿

《滨海晨报》的编辑、记者们是“梅园土菜馆”的常客。这家小饭馆就在报社左边的小胡同里，地方虽然不大，但菜品的质量却着实不错，价格也不贵。因为报社的编辑、记者的工作时间跟其他行业不同，一般是下午上班，一直要工作到深夜，等报纸版面进了印刷程序才能下班，所以这里就成了晨报人事实上的职工食堂。

副主任张纲因为家中突然有急事，没有来。新闻部的领导，出席的就只有孙兰了。当然，张纲在下班前跟安在涛表示自己因故不能出席的歉意。

一般的记者，全部都到了，马晓丽、李湘、孟阳、胡勇……加上安在涛，一共十二个人，围了一大桌。

马晓丽不知在什么时候换上了一身清爽的装束，一件浅蓝色的收腰T恤，

一条半截的紧身牛仔裤，更加将其火暴的身材衬托得令人惊叹。她从粉红色的小包中掏出一支女士香烟，点上，看了看身边的安在涛，嘻嘻一笑，“小帅哥，来一支？”

因为还要当班，所以这顿饭其实也就是走走过场。每人喝了一瓶啤酒，稍微在饭桌上谈了些报社的闲话，众人就又回到了报社，各自忙碌起来。

各自跑回来的新闻稿子，都要进入审稿程序。普通记者的稿子，一般先由部门主管审，审完了交总编室处理，上头版和二版的稿子还要由值班副总编审。有些特别重要的稿子，尤其是涉及市里主要领导的新闻稿子，还要上报宣传部或者市委办、市府办的头头们审核。稿子只有通过审核了，才能交到编辑中心，正式进入编辑程序。

因为主任孙兰几乎是个“门外汉”，所以新闻部的稿子主要由业务副主任张纲来初审。张纲与孙兰不同，他算是资深的媒体人了，之前在《滨海日报》工作，后来才调入晨报。

众人都在忙碌，只有安在涛闲了下来。这些业务流程，他在学校时就熟悉得很，也没什么好学习的，所以他坐在桌子前百无聊赖地随手翻看着马晓丽带来的一本时尚杂志。

突然，马晓丽手里握着自己的稿子涨红着脸嘟嘟囔囔地从外边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脸尴尬的张纲。

马晓丽一屁股坐了下来，眼圈一红，径自掉下泪来。

张纲搓了搓手，低低说道：“小马，你还是再改改吧，这稿子这样也通不过呀。”

马晓丽一抹眼泪，抬起头来恨恨地说道：“改什么改？就这么一个破稿子，老娘都改了八遍了，还要怎么改？你倒是跟我说说，怎么改？”

张纲皱了皱眉，叹了口气，说道：“小马，其实我也不太明白，这稿子我看了好几遍，新闻几要素俱全，导语、标题合适，相关领导信息也没有任何误差，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市委办的宋主任死活就是不点头。”

一九九八年的滨海媒体，还没有建立起自主采访机制和市民报料机制，采访活动多由有关部门电话通知，再有就是各企事业单位搞什么活动时才主动过来联系。

今儿一早，滨海横跨博阳、山禾两区的高架桥中心地带发生重大车祸，两辆货车相撞翻车，导致整个高架桥十几公里的道路严重堵塞。上午九点，报社接到市府办通知，新任市委书记路庚亲自驱车赶往事故现场，要求报社派记者陪同。

管交通口的记者去了省城探亲，总编室便临时调了马晓丽前往。

原本以为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顶多是在头版发一则“市委书记亲临车祸现场视察”之类的几百字新闻罢了。回来后马晓丽写完稿子就递到了总编室,总编室审完后就转到了值班副总编刘琦那里。

按照惯例,这种稿子只要突出领导的正面形象即可。刘琦审完,见没有什么问题,刚准备签发,突然接到市委办主任宋亮的电话,说市委办要审稿。

关于一把手的新闻,市委办要审稿也合乎规则,刘琦也没有太在意,就将稿子传真给了市委办。可没有半个小时,宋亮打回电话来,说稿子既没有深度也没有高度,领导很不满意云云,要求必须作修改。

没办法,只好将稿子打回去,让马晓丽修改。一连修改了好几遍,可市委办那边还是不撒口,就连刘琦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如果是普通的稿子,顶多是撤了不上版就是,可这新闻涉及市里一把手,撤是撤不得的,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改。短短几百字的稿子,马晓丽和张纲两人几乎是字斟句酌,也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之处。

马晓丽愤愤地起身,撂下一句话气呼呼地走了,说道:“不改了,老娘不侍候了!”

马晓丽发脾气走了,张纲手里捏着那张稿子神色非常郁闷,他心里暗暗骂道,要命的官僚主义,就这么一个破事儿,市委书记在车祸现场待了几分钟还能体现出什么高度和深度来。

“张主任,可以让我看看稿子吗?”安在涛在一旁听了半天,大体上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哎。”张纲叹息一声,随手将稿子递给了安在涛,说道,“小安啊,新闻这碗饭不好吃哦,哎!”

安在涛接过稿子看了一眼,也没看出什么毛病来。这则新闻稿非常中规中矩,是传统的正面报道。可市委办何以对这么一则新闻揪住不放呢?

安在涛沉吟着,突然眼前一亮。

滨海的高架桥是前任市委书记高洋当市长时所建,曾经作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典型被广为宣传,成为高洋在滨海主政十年最具代表性的政绩工程之一。

但……市委办拿这个大做文章,莫非是……莫非是现任的路书记要拆了它?安在涛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看来,这刚刚上任的路书记有心要借题发挥——拆了前任修建的高架桥。安在涛想应该是这样。

想了想,安在涛笑道:“张主任,要不让我试试?”

张纲皱了皱眉,迟疑道:“小安,你行吗?”